

著 諾 斯 . A

記 象 印 東 澤 毛

譯 編 華 白

1937. 11. 3. 出 版

# 毛澤東印象記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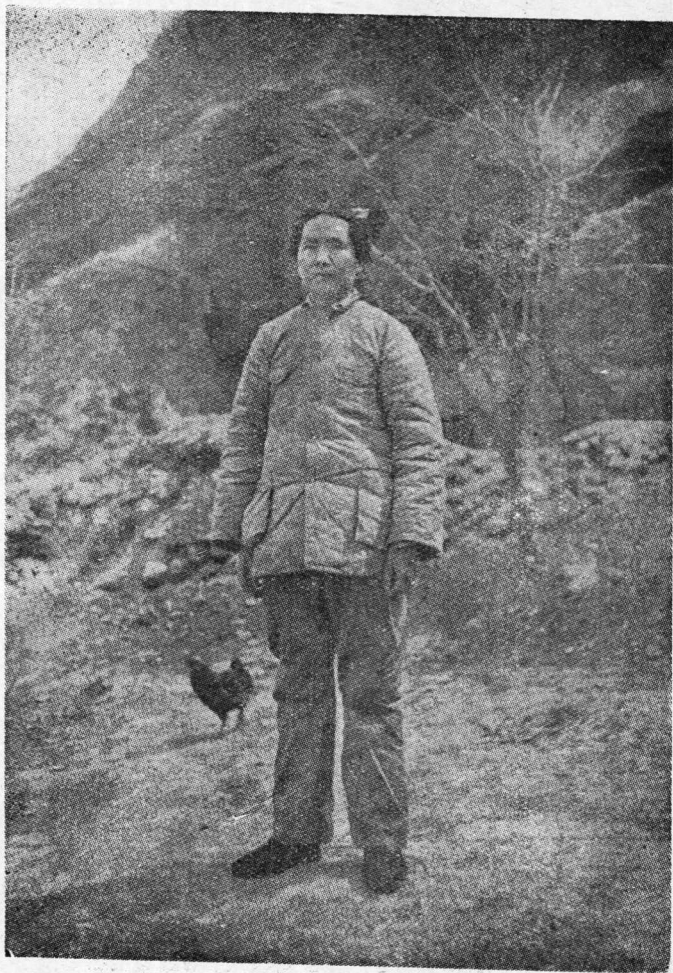
原 著 者  
編 譯 者  
出 版 者  
總 經 售  
分 銷 處

美 國 A · 斯 諾  
白 步 圖 書 館  
進 步 圖 書 館  
東 方 圖 書 雜 誌 公 司  
上 海 雜 誌 公 司  
光 明 書 報 社  
五 洲 書 報 社

上海福州路二九〇號

中華民國廿六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實價每冊一角五分



毛澤東氏近影



(攝肅甘在)兵哨二軍紅

## 關於作者

愛德迦·斯諾是一個美國的進步的記者，可以說是我們中國的老朋友了。他從一九二八年起，就到遠東來，常住北平。

斯諾的遠去陝北，還只是去年夏天的事。那時他接受英國前驅報委託，到西北特區（當時叫蘇維埃區）去遊歷了一次，前後凡九個月，為該報作中國特區通訊。斯諾可以說是外國記者到特區去的第一個。由於他，許多特區的工作被傳播了出去；由於他，許多紅軍的消息也透露到西北以外的各地。

據密勒氏評論週報（去年十一月十四日），斯諾曾在一段談話之前，談到他自己，不妨引在這里。

關於遊踪方面，他說：

『一九三六年七月初，記者（斯諾自稱）由陝北入中國特區，訪問他們的領袖，視察他們的設施和軍隊的編制。現在特區佔有陝北，甘北（西蘭公路北部），黃河最富庶的流域，及長城以南，黃河以東的寧夏部分（寧安），但在陝南和甘南，山西西北，綏南，沿長城地帶，青海間仍有零星的部隊。

接着，他把訪問陝北人物的情形，也簡單地述說着；

『現在赤區所佔區域，是自有紅軍以來最大的了。紅軍將領朱德，彭德懷，徐海東，蕭克，羅炳輝，張國濤，徐向前，賀龍，林彪，陳昌浩，毛澤東，周恩來之集合西北，亦爲第一次的盛事』

此外，他又說到訪問毛澤東的情形如下：

『記者在赤區停留了四個月。由赤區大道，遍遊陝西，甘肅，寧夏各省，並在紅軍前線停留了一個月。在保安，——臨時首都——我遍訪過他們的多數高級官吏，拜訪毛澤東，總是在夜間。每次拜訪總是談到次晨一兩點鐘。毛澤東很少休息，午夜後常是他

工作正忙的時候。我們的每次談話既長，而涉及的範圍又很廣泛。」

又說：

『我們每次見面，全由一個留學生吳亮平任翻譯。我的記錄，用英文寫出後，交吳氏譯爲中文，然後讓毛澤東加以修正。毛氏對於任何條文節目，都一定要求其詳盡和精確』

從這點看來，斯諾的記錄文字，是相當地可靠的。

迄目前止，他的著作，據我們看到的，只有這幾種：（一）現代中國；（二）遠東戰線；（三）中國紅軍的『長征』；（四）毛澤東自傳；（五）各種訪問記。

現在在他寫作中的有：蘇維埃中國，在刊物上已發表者僅只一小部份。中國的紅星，本年就可印成單行本。他現任英國和美國的幾種報紙的通訊，也常替國外各主要雜誌寫文章！

## 目次

關於作者·····	(一)
毛澤東印象記·····	(一)
抗日問題·····	(二三)
聯合戰線問題·····	(三五)
關於紅軍·····	(四一)
關於特區工業·····	(四九)
附錄：斯諾口中的特區和紅軍·····	(五七)



## 毛澤東印象記

### 一

在唐朝和金朝之際，保安這個地方，乃是抵禦北狄侵入漢土的要衝。砲壘的殘蹟，像火焰一樣地在午後的陽光裏燃燒着，人們可以依稀地看到這些砲壘圍護着一條狹窄的通道——當日蒙古人的勝利的軍隊，就曾經從這條通道裏，傾山倒海似地流注到這座山谷中去的。這兒還巍然地存在着一座內城，從前曾駐紮過衛戍兵，還有一個被紅軍最近加以改造過的，高聳的，自衛用的石垣，環抱着約摸一英里見方的土地，今日的保安城，就是坐落在這個環境裏面。

### 二

也就是在這兒，我終於找到了紅色的領袖份子，南京方面曾跟他作戰了十年的毛澤

東，用起正式名義的時候，那是『中國人民蘇維埃共和國』的主席。

### 三

周恩來的電報是收到了，他們正期待着我  
去參觀。『外人部』裏面，已經替我佈置好  
了一個房間，於是我暫時地成爲了蘇維埃政府的一個外賓了。自從我到達保安之後，那  
邊的外國來賓的人數就激增了起來。另外的  
一個西洋來賓是一個德國人，被呼爲李德同  
志，——他也就是所謂『道義的李同志』——說起李德，他原先是德國軍隊裏的一個高級  
官吏，可是後來，（使希特勒陷於極端的煩腦的）他却變成爲紅軍中的唯一的外國軍事顧  
問了。

### 四

到保安後不多時，我就晤到毛澤東了。他是一個面目堂堂的，簡直是林肯式的人  
物，高出了一般中國人的身長以上，似乎有些僵背的，蓄着一頭濃重的烏髮，睜着一雙  
探索什麼事物似的眼睛，還有一個高高的鼻樑和突出的顴骨。我的  
一瞬間的印象中，覺

得他是一個大機智的知識份子的面孔，可是我有好多日子，一直找不到把這一點證實的機會。我第二次晤見他的時候，正是薄暮時分，毛澤東禿着頭，沒有戴帽子，沿着街道在散步，一邊和兩個青年農民談着話，一邊熱情地演着手勢。我起初認不出他就是毛澤東，直到人們指出後才知道的。——雖然南京曾懸賞過二十五萬元緝捕他的首級，他却如若無其事地和旁的散步的人走在一起啊！

## 五

我可以把毛澤東的事單獨地寫成一冊書。我曾在許多的夜間，跟他談及廣泛的問題，我也從兵士們和黨員們那裏，聽到了許多與毛澤東有關的故事。我所寫成的毛澤東訪問記的文章，已經有二萬字光景。他告訴我說他的兒童時代和青年時代，說到他怎樣地成爲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運動的領袖，怎樣地成爲共產主義者，又說到紅軍怎樣地成長起來。他也把向西北去的『長征』的一段史實形容給我聽，並給我寫了一首關於長征的舊詩。他又告訴我，許多旁的著名赤色份子——包括着從朱德以迄肩負那收藏着蘇維埃政

府的案卷的兩個鐵製的文件箱而跋涉了六千里之遙的青年。

## 六

在這樣豐富的，未經開拓的，未被探知的材料之中，我將怎樣選出數千百字來描述這農家出身的知識份子轉向革命的故事呢？我不想用任何緊縮的寫法。毛澤東的生活故事，實在是整個時代的一個豐富的橫斷面，實在是對於理解中國運動的源流方面的重要的指針，以後，還要根據他所告訴我的，寫出他那個人身世的極端動人的記錄。不過，這裏，我要竭力表達出我自己的一點主觀的印象以及若干關於他的有興味的事實。

## 七

首先，你們不要以為毛澤東會是中國的『救主』。這話簡直是胡鬧。中國是不會有任何『救主』的。然而不可否認地，你會感覺着毛澤東的內心之中，有一種運命的力量。這決不是迅速現出的或一閃就完的東西，却是一種堅實的，本質上的活力。你又會感覺着，這人有一種特殊的東西從異樣的程度中產生出來，他綜合着，表現着千千萬萬中國

人民，尤其是農民的迫切的要求——這些人，是貧困的、營養不良的、被榨取的、文盲，然而，是善良的、慷慨的、英勇的、而且簡直是革命的，佔全中國人口的廣大多數的人類。如果這些推動他們前進的要求和活動，是促使中國新生的發動機，那麼，在這一深切地歷史的觀點上，毛澤東或許可以成爲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 八

不過，我決不想在這裏宣告歷史的裁判。同時呢，毛澤東這人，即使撇開他的政治生活不談，他的爲人也是值得注意的，雖然他的名氣，在許多中國人聽來，是和蔣介石一樣地熟悉，但是人們所知道的關於他的事情，却是極少極少的，而一切的古怪傳說，却存在於他的周圍。我可以說是對他訪問的外國新聞記者中的第一人。

## 九

毛澤東有『死不完的生命』之名譽。南京曾幾次三番地宣佈過他的死訊，只要過了幾天，他的死訊又復積極地發表出來了。國民黨也曾經有許多次，正式地『殮斃』而且埋掉

過朱德，而教會方面也從旁幫忙，作了偶然的證實。然而，這兩個名人的無數的死訊，並不會阻止他們領導紅軍實行人類歷史中的一個最艱鉅的探險——向西北去的『長征』。當我訪問『紅色的中國』時，報上謠傳毛澤東真的死了，可是我發見他確是真的活着。然而，對於他有死不完的生命傳說，似乎也是有所根據的，因為在事實上，他雖曾有數十次現身於戰場上面，雖曾被敵軍捕獲過，脫逃過，雖曾以世界最高的賞額緝捕過他的首級，然而在這些年頭之中，他却從來不曾受傷過一次哩！

一〇

有一天晚上，我偶然地正坐在他的屋子里，看到他正在被一個赤色外科醫生實行全部的體格檢查，——這是一個懂得醫法的歐洲留學生——檢查後，他說毛澤東很健康。他並不像一些浪漫色彩的旅行家所謠傳的，說他有什麼肺病或任何『不治之症』。他的肺部，極端健全，不過，他是一個無節制的吸煙者，這是不同於多數赤色將領的地方。在一萬二千里『長征』時期中，毛澤東和李德（李德也是個一有烟癖者）不得不到處徧尋植

物，嘗各種不同的葉子，作爲烟草的代替物。

一一

毛澤東的現在的夫人賀志健（曾任學校教員，現爲共黨組織者），却並不像她的丈夫那樣地幸運了。她會挨過空襲的碎片的轟擊，受到一打以上的創傷，不過，這些傷都算是浮面的。正當我離開保安之前，毛家裏已經產了一個新生的女嬰孩。毛澤東的前妻楊開慧，也生過兩個孩子，楊是中國一個名教授的女兒。她已經在多年前被何鍵槍斃了。

一二

毛澤東，今年（一九三七年）是四十四歲。第二次全蘇代表大會開會，到會的有那時生活在赤色法律（註一）管理下的九百萬人（註二）派來的代表。他在今日的共產份子中間的影響，或許要比其他任何人巨大。不過，或許因爲我是個盎格羅·撒克遜民族的民主主義者的緣故吧，在我看來，毛澤東雖是爲每一個中國人所共知，所共仰，然而至少是還不會對他發展到英雄崇拜的儀式。開口說他是『我們的偉大領袖』，閉口說他是『我們

的偉大領袖』的中國赤黨，我是從來沒會見過；把他的名字奉爲中國人民的同義語，我也是不會聽到過；然而，對於毛澤東不喜歡或不敬佩的人，我却也從來不曾碰到一個。

### 十三

我以爲毛澤東這個人，似乎是一個十分有興味而且有多樣性的人物。他具備着中國農民一般的純樸性和自然性，加上一種生氣虎虎的幽默趣味和自笑自嘲的罕見的器量。他的生活狀態是素樸的，說不定有些人會認爲他是相當地粗糙或凡庸的。這些特性——尤其是一種自笑自嘲的器量，聽起來似乎不像是一個偉大領袖的屬性吧。然而，他却綜合着這些異樣的性質：鄉村的淳樸，加上最鋒銳的機智和人世的巧辯。

### 一四

我這樣想：我的第一個印象——主要地是關於他先天的機敏性這一點——大概是正確的。不過，毛澤東也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學者，是一個無所不讀的讀書家，是一個深刻的哲學和歷史的研究員，是一個完美的演說家，是一個具有非常記憶力和特殊集中



力的人，是一個有才能的著作家，他對於個人本身的習慣也漫不經意，似乎還有一種中國式的，責任式的驚人地注意瑣事的樣子，是一個不知疲倦的有精力的人，是一個具有極大天才的軍事上，政治上的戰略家。許多的日本人，都認為毛澤東是中國現存的最幹練的戰略家，——這是一樁有興味的事實。

## 一五

黨人們在保安建起了一些新的建築物，不過，當我在那邊的時候，所見的設備都還是表現着十分原始形態的。毛澤東和他的夫人，合住在兩間頭的窯房裏面，是空無所有的，可憐相的，掛着地圖的房間。他也知道比這地方糟糕得多的地方，但他也知道當他在湖南做一個『富農』的兒子的時候，比這地方好得多的地方。他們誇口地說，主要的奢侈品，就祇是一頂蚊蟲帳。別的方面，毛澤東的生活，和一般紅軍的生活，極相類同。做了十年的赤色領袖，並且在數百次沒收了地主，官員和稅吏的財產之後，他却依舊只有他的一身毛氈，只有幾件私有的東西，——包括兩套棉制服也在內。他雖則已經榮任

爲紅軍將領和主席，他的衣領上面，也只佩着兩條紅線——這紅線，就是紅色兵士的普  
標誌。

## 一六

我曾有許多次，跟毛澤東一同參加了村民的和紅軍學生的羣衆大會，也參觀過紅色  
劇場。他就毫不惹人注目地坐在羣衆中間，引爲非常的快活。我記得還有一次，『抗日  
劇場』裏面，在演出某劇本的兩幕之間，大衆一致要求毛澤東和林彪來一個『雙人合  
唱』。林彪是紅軍大學的校長，還只二十八歲——以前曾經是蔣介石參謀本部裏面赫然  
有名的年青候補員。他的臉色頓時漲紅起來，簡直像一個學生的樣子，終於只好出場用  
一篇優秀的演講的自由表演，請女同志們來代唱了一支歌曲。

## 一七

毛澤東吃的東西跟每一個人所吃的一樣，不過他是湖南人，他有南方人的『愛辣』的  
食性，他甚至在吃他的麪包的時候，也要放上辣子。他除了這個人嗜好之外，吃任何東

都西漫不在乎的樣子。有一天晚上吃飯的時候，我聽見他發表着凡是喜吃辣子的人都是革命者的這一番理論。他首先提出：他原籍湖南；就是因出產辣子才出產許多革命者的，這是出名的一例。此外，他又拿西班牙，墨西哥，俄羅斯，法蘭西的愛吃辣子的事來加強他的論證，但當一個人提出人人都知道意大利是愛吃紅辣子和咖喱的事實來駁斥他的時候，他就笑着不得不默認他是失敗了。

## 一八

在赤區中，『熱熱的紅辣子』這一支小曲，很意外地，成爲他們最感興趣的東西。這支小曲是說：辣子自恨着他是植物中沒有銳氣的東西，並說到它怎樣地譏笑着自滿於意志薄弱的事業的椰菜，菠菜，荳類這一切東西。這支「熱熱的紅辣子」，是毛主席非常愛唱的一支小曲。

## 一九

他顯然是沒有有自大狂的徵候，然而具有着一種深刻的自尊心，而他的儀表又顯示

着無情的果斷力，如果他認為這種果斷是必要的話。我從沒看見他發過脾氣，但我從別人口中，却聽說有兩三次，他曾經被人家激起了嚴峻而強烈的憤怒。據說在他這樣憤怒的時候，他所用的譏刺和攻擊的語調就文質彬彬，而能逼人於死地了。

## 二〇

他擅於作世界政治現狀的報告，我覺得有完美到可驚的程度。甚至在「長征」的時代中，共產黨似乎也接到無線電新聞廣播的吧，在西北，他們更發行着他們的新聞紙。毛澤東對於世界史的知識，非常淹博，而於歐州的社會和政治條件，也有一種現實的認識。

## 二一

他極其注意着英國的工黨，很起勁地詢問我關於目前工黨的政策，一下子就把我所知道的統統說光了。他認為難於徹底瞭解的，是：在工人有着參政權的國家像英國者，至今還不會有工人政府。我想，關於這，我的答案，怕是不能使他認為滿意的吧。他表

示着對於麥唐納的極端的蔑視，他說麥唐納是『漢奸』——英國人民的大奸賊。

### 二三

據他的意見，羅斯福總統是相當地有意思的。他認為羅斯福是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並深信中國是可以跟他這樣的人合作的。他又把關於羅斯福的新運動和外交政策等等問題詢問我。此外，他認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兩位仁兄只是江湖術士，還是墨索里尼算比較能幹，是一個老牌的馬基亞維里主義者，並有歷史方面的知識，至於希特勒呢，却不過是資本家的無意志的傀儡吧了。

### 二三

毛澤東讀過許多關於印度的著作，而且對於印度問題有若干確切的意見。在這些意見之中，主要的是說：沒有土地革命，印度獨立是永遠不能實現的。他把關於甘地，尼赫魯，却多巴蒂亞和我所知道的其他領袖們的事情問我。我也相當知道美洲的尼格魯人問題，而且老實不客氣地把尼格魯人和美洲印地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蘇聯對待少數民

族的政策相對比。不過，當我把美洲尼格魯人的歷史背景和心理背景跟俄國的少數民族的背景指出了其中的某些歧異點的時候，他也是很注意的。

## 二四

毛澤東是一個熱心的哲學研究者，有一次，我正在夜裏訪問他，談中國共產黨黨史，忽然有人帶來了幾本哲學方面的書籍，這時，毛澤東就要求我延期再談。他就用了三四夜的功夫精讀了這些書，在這樣的讀書時間內，他們乎是不顧其他一切的樣子。他並不只讀馬克斯派哲學家的書，而且讀一些古希臘的東西，至於斯賓諾莎，康德，歌德，里格爾盧騷的著作，當然也是讀的，並且遍讀其他的哲學家的著作。

## 二五

毛澤東自己對於威力，暴力和『殺人必然性』等問題的責任感，是使我常常感到奇怪的。他從早年時代起，他就有強固的自由和人道的傾向，而從理想主義轉到現實主義，這種過渡是只有在哲學上造成的。他雖說是農民出身，但是他年青時並不會經受過地主

的多大壓迫，像許多赤色份子所經受的那樣，雖然，馬克斯主義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我想，階層仇恨，在他也許是他那哲學堡壘中的主要的機構，決不是引起行動的一種基本衝動。

## 二六

他的內心中似乎沒有什麼宗教感情的；我相信，他的判斷是以理知和必要與否爲基礎的。因此之故，我認爲，就整個而論，他或許對於那生死攸關的共產主義運動發生着一種恰好的影響。在我看來，他正努力於建立他的哲學，努力於『長期觀察』的辯證法，努力於他在任何巨大的行動過程中的標準，而在思想的領域以內，人生的寶貴性總是相對的。這，在中國的領袖份子中間，顯然是非常的，因爲那些人往往『自古已然』地把利害得失放在倫理之上。

## 二七

毛澤東每天做十三四小時的工作，往往做到夜深時分，時常到早上二三點鐘才休

息，但是他起身也遲。他似乎是具有一般鐵的體質。關於這，他認為可以追跡到他的少年時代，曾在他父親的田場上做過苦工的事情，也可以追跡到長沙師範學校的嚴肅的時期，那時，他曾經跟幾個同志組織過斯巴達俱樂部一類的團體。他們常常地過着禁食生活，長途跋涉於華南的樹木叢生的山丘中，游泳於寒冷不過的氣候里，連襯衫都不穿地走在風霜雨雪之下——這一切都是叫人能耐艱苦的。他們只直覺地知道：來日的中國正需要着能夠擔當得了大困厄和大苦痛的能力。

## 二八

當他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毛澤東曾有過一個赴法國謀深造的機會。他幫助組織一些戰時和戰後赴法的中國學生的工讀團體。然而毛澤東自己却不願去。他解釋着說：中國本身也是一個大陸，自己所知既少，所見亦淺，然而祖國正在偉大的動亂中過着生活，他感覺着他不能站在這樣的決戰的生活圈外。

## 二九



毛澤東在某年的夏天回到了他的原籍——湖南。他替一家家的莊稼人家做田事，甚至有時候以乞食爲生，在另一個時期有好幾天他什麼東西都沒有吃，除了硬荳和水以外。——這又是磨礪他的胃度的一個機會，在這個時期中他所結交的農民，在他十年之後給了他偉大的幫助，因爲在這時候他開始組織了本省的數千農民，成立了農民協會，當國共兩黨在一九二七年分裂以後，這些農民協會便成爲蘇維埃最初的基礎。

### 三〇

毛澤東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富於感情的人，有一二次當他談到死難的同志或追憶到他青年時代的偶發事件，例如湖南糧米大荒因而使嗷嗷待哺的農民向衙門要求米糧而被殺死的時候，我看見他的眼睛是潮濕了的。有一個紅軍士兵曾經告訴我，他親眼看見毛澤東把自己的短衫脫給一位前線受了傷的弟兄。一些紅軍士兵並且還告訴我說當紅軍弟兄沒有皮鞋穿的時候，毛澤東也不願獨個兒享受的。

### 三一

我倒很懷疑：究竟毛澤東是否能博得全國智識界的中堅份子的大敬仰，這並不是完全因為他具有一個特異的頭腦，而是因為他具有一種農民的個性。中國的正人君子之流，也許會把他認作粗頭粗腦的。我還記得，當我有一次跟他談話的時候，目觀着他毫不介意的拿下他的褲帶來，搜尋什麼寄生動物。——但是，其實呢，正人君子之流，如果生活在跟他相同的境遇里，他自己也是非搜一下不可的。所不同的是：正人君子決不願當着紅軍大學的校長的面前，解下他的袴帶來吧了。——有一次當我正在訪問着林彪的時候，毛澤東確曾這樣地做過。這小小的屋子是熱得要命的。毛澤東倒下身子來，屏住了呼吸，對着牆壁上的軍用地圖，細心研究了二十分鐘。——突然之間，林彪插口了，向着歷時雖久而記憶仍非常清晰的毛澤東詢問起日期和人名來。他的淡然的習慣和他對於個人外表的絕不介意，正相配合，其實，他的身子是很可以像糖果匣裏的糖將軍和人名錄裏的政客照片站得起來的。

長征時期的六千英里，大部分他都是走的，跟紅軍的大隊弟兄們一樣。有幾個星期他生了病，走路的事才成爲例外。近年來，任何時期，毛澤東這樣的人，只要向國民黨投誠，原是不難升大官，發大財的，其他的許多赤色領袖，情形也正相同。這十年來，共產黨忠於主義的堅韌性，決不能完全奪去，雖然，中國的收買政策，把許多的叛徒經常地收買了去。

在我的心目中，他是很忠實，誠懇而且忠於言行的。我考察過他的許多主張，我認爲都很正確，他使我受到了政治宣傳的溫和劑，跟我在非赤區裏所受的東西完全不同，他一點都不禁止我，無論寫什麼文章也好，拍什麼照片也好，一樣地都不干涉我，反給我便利，這是很可感謝的。他盡量地要看到我所待的材料能夠表達出蘇區生活的全面

### 三三

爲了他的宣言在今日中國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他的關於共產黨政策主要的文章是值得鄭重地研究的。現在整個的西北，和其他武裝了的人民和沒有武裝的人民的各地，看

來是同情於這些政策的，而這些政策呢，顯然的將在中國人民的運命中；成爲一種基本變化的有力的工具。

(註一)可參看倫敦羅倫斯書局一九三四年所刊的英文本『中國蘇維埃共和國之基本法律』一書。其中闡明蘇維埃臨時憲法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形態中的基本目標。又，倫敦一九三四年出版『赤色的中國』：毛澤東關於中國蘇維埃共和國的進展之報告一書，亦可參照。

(註二)據毛澤東答覆我，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在一九三四年所管理的各區最高度人口數，估計如下：江西蘇區(蘇維埃區的簡稱，以下同)計三·〇〇〇·〇〇〇人；鄂豫皖蘇區，計二·〇〇〇，〇〇〇人；湘鄂贛蘇區·計一·〇〇〇·〇〇〇人。贛湘蘇區，計一·〇〇〇·〇〇〇人；浙閩蘇區，計一·〇〇〇·〇〇〇人；湘鄂蘇區，計一·〇〇〇·〇〇〇人，——人口總額是九·〇〇〇·〇〇〇人。倘

照空想家的估計，則紅軍和赤色遊擊隊所到的區域，人口數當十倍於此數了。我對毛澤東說出蘇區中生活着的人口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之衆的時候，毛就笑起來，並且說道：假如真有那麼廣大的面積，則革命早已達到切實的勝利。——作者。



## 抗日問題

一九三六年七月初，記者（E·斯諾自稱）由陝北入中國赤區，訪問他們的領袖，視察他們的設施，和軍隊的編制。現在赤區佔有陝北，甘北（西蘭公路北部）黃河最富庶的流域，及長城以南，黃河以東的寧夏部分（寧安）。但在陝南和甘南，山西，西北，綏南，沿長城地帶及蘭州，青海間仍有零星的部隊。

現在赤區所佔區域，是自有紅軍以來最大的了。紅軍將領朱德，彭德懷，徐海東，蕭克，羅秉塵，張國濤，徐向前，賀龍，林彪，毛澤東，周恩來之集合西北，亦為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記者在赤區停留了四個月。由赤區大道，遍遊陝西，甘肅，寧夏各省，並在紅軍前線停留了一個月。在保安，——臨時首都——我遍訪過他們多數高級官吏，拜訪毛澤

東，總是在夜間。每次拜訪總是談到次晨一兩點鐘，毛澤東很少休息，午夜後常是他工作正忙的時候。我們的每次談話既長，而涉及的範圍又很廣泛。現在把關於最重要的部分，用問答體寫出，以饗讀者。

毛澤東畢業於長沙高等師範，也略懂英文，但我們每次見面，全是由一個留學生吳亮平任翻譯。我的紀錄，用英文寫出，譯成中文後再交毛澤東修正，他對於任何條文節目，必力求其詳盡正確。吳亮平是蔣委員長的同鄉，浙江奉化的一個大地主的兒子。幾年前，大地主野心未死，要把他和蔣委員長的一個親戚訂婚，這樣的，他就逃跑到這裏了。

〔全文分兩部分：一部分是關於抗日問題。一部分是關於聯合戰線問題，前一篇有汪衡先生譯文，後一篇有赴之先生譯文，特並錄如下：——白華附記〕

記者問：你們主張全國聯合起來，以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殊死戰而將其驅出中國。這是不是說中國現在已無須外援而能單獨戰勝日本？



毛答：首先我要提醒你，中國和日本都不是一個孤立的國家，東方的治亂問題是一個世界的問題。日本暗中自有其同盟國——如德意等——同時中國要想抗日成功也必須在其他強國中找到幫助。但這並不是說沒有外援中國就不能和日本決戰，這並不是說我們在抗日以前一定要找到外援。

中國蓄有巨大的潛力，在偉大的鬥爭期中，一定能經組織而成爲無比的抵抗線。中國人民在過去的鬪爭中已經深切地了解這種力量，並且找到了運用她的良方。中國的大衆靠了長久的政治經驗已能熟練地運用他們極有效的武器去反抗他們的敵人。

我們堅信中國人民決不投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堅信在戰場中，他們要動員他們的偉大潛力以抵抗日本。以他們最大的精力和侵略者的挑戰周旋。在這個鬥爭中，最後的勝利一定是中國的。假如中國單獨地作戰，自然犧牲較大，戰期較長，因爲日本有優美的軍備，此外它也有她的同盟國。所以要想用最短的時間，最少的犧牲去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者，中國首先要在自己的境內組織聯合戰線，其次還要將它擴展到關心太平洋和平

的列強。

問：在何種條件之下，中國人民能戰勝日本的軍力？

答：三個條件能保證我們的勝利：第一，中國反日本帝國主義聯合戰線之成立。二，世界反日戰線之組成。三，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人民革命之發動。但其中最主要的自然還是中國人民本身的聯合。

問：請問這樣的戰爭要延拖到多久？

答：這要看中國政治動員的力量，中國及日本的許多有條件的因素，和國際援助中國的程度以及日本革命發展的遲速而定。假如中國的政治動員是強有力的均稱，假如在縱的和橫的方面都是有效地組織起來，假如明瞭自身利益受日本帝國主義威脅的國際方面大量地予中國以援助，假如日本革命很快地爆發的話，那末戰期是短的，而且很快地就能得到勝利。假如這些條件不能具備的話，那末這次戰爭是非常長久。但結局日本還是失敗的，祇不過犧牲重大，且成爲全世界的一個苦痛的時期。所以中國政府以及中國

人民都已準備和任何國家聯合以縮短戰期。但假如無人與我們聯合，我們還是要單獨地幹的。

問：請問此種戰爭之政治及軍事發展趨向？

答：這裏包有兩個問題——列強的政策，和國軍的戰略。

現在，日本的大陸政策大家知道她是已經決定的了。那些以爲再犧牲一點中國的主權，作經濟上，政治上或領土上的妥協和讓步，就可以停止日本的侵略的人，是在運用烏托邦的戰略。

我們深知不僅是華北，連長江下遊，南方的海口都包在日本的大陸計劃裏面。同樣地清楚，日本海軍要封鎖中國沿海及奪取菲律賓濱，安南，暹羅，馬來和荷屬東印度的。在戰爭中，日本必企圖將那些地方作爲軍事根據地，將英法美和中國隔斷，同時獨佔南太平洋中的幾個海，這些計劃都包括在日本海軍戰略中，這是我們在幾本小冊子上看到的。而且這種海上戰略必與陸上戰略相互協調。

在那時，中國自然要處於一種極端困難的地位。但中國大眾是相信可以去克服這種困難的，只有住在中國海口的關人才是必敗論者。他們怕失去他們的財產。

關於中國的經濟問題，軍火的供給等，即日本海軍的封鎖及商業停頓等問題，一定會引起列強的反應。假如他們袖手旁觀，讓日本很容易地封鎖中國如封鎖滿州一樣，那麼，日本方面的工作自然是大大地減輕了。

理論的地，我們的戰略自然是「內部戰綫」的戰略。這就是說，假如外國——英法俄等國要反抗日本的封鎖，他們自己會組成一個「外部戰綫」的。那時日本帝國主義者就要受到內外夾攻。這樣在短時期內，就可以包圍和粉碎日本的皇軍了。

有許多人以為只要日本抓到幾個中國的沿海要鎮，實行封鎖以後，中國就不能和日本繼續作戰了。其實這是不通的。只要看我們的戰史就能駁倒牠了。這解釋就是我們已在境內的全體人民中組織了一個岩石般的堅體，因為每一個人都準備為他們的政府而戰，每個人都是自動的，有意識的為着本身的利益和正義而戰。此外人民都是被有才

能，有力量，有決斷，同時對於他們的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需求有着深切了解的人所領導的。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人民所得的便利，更十分巨大。中國是一個很大的民族，只要還有寸土未在侵略者的軍力之下，就還不能說是被征服。就算日本能佔據擁有一二萬萬人口的土地，要打敗我們，還差得很遠。我們仍有很大的力量去抵抗日本軍閥，而且叫日本在整個戰期中要非常艱苦地去防禦後方。

關於軍火方面，因日本不能奪取我們內地的兵工廠，這已經夠中國軍隊用許多年了，同時她也不能禁止我們從她的手中奪取大量的軍火。只要全中國的人民聯合起來反日，那末運用這種戰策以戰勝日本是有多麼大的可能性啊！

在經濟方面，中國自然是不統一。可是中國這種經濟的不平衡的發展和日本高度集中的經濟相比，在戰時反而於我有利。譬如將上海和中國其他部份隔絕，對於中國並不如將紐約隔絕時使美國所感受的困難。而且，日本要隔絕全中國是不可能的，她就不能

封鎖中國的西北，因為日本即是在大陸上也還是靠着海軍力的。

所以問題的中心還是在中國人民的統一和動員。

問：在中日戰爭中，你以為日本會不會發生革命呢？

答：日本的革命不僅可能而且是必然的。在日軍碰到第一次大敗後，革命就要不可避免地發動了。

問：你以為蘇聯及外蒙是否要參加這次戰爭以助中國？並發生於何種情勢之下？

答：當然蘇聯也不是一個孤獨的國家，她不能漠視遠東的事變。她是不得不動的。還是讓日本征服全中國後以之為攻擊蘇聯的根據地呢？還是幫助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以獲獨立，而與蘇聯的人民建立友好的關係呢？我想蘇聯一定是採取後一條路途的。

我們相信只要中國人民開始抵抗並需要和蘇聯以及其他友邦建立友好的同盟時，那末蘇聯一定會做與我握手的先鋒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是一個世界的事業，蘇聯既是世界的一部份，她自然不會較英美更守中立。

問：中國人民是否立須奪回全部失土還是僅將日本驅出華北及長城？

答：中國必須立即奪回全部失土，不僅僅保衛長城以內的土地，還要奪回滿洲。但我們並不將朝鮮包括在內，雖然從前是中國的殖民地。但是，假如朝鮮的人民想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鎖鍊的話，我們自然要加以熱烈的援助。對於台灣也是如此。

問：假如中日戰爭延長極久而日本不敗，那末能否承認日本征服滿洲以求和平？

答：不可能的！中國人民決不能讓日本佔有中國寸土！

問：如何才能將人民至善地武裝，組織及訓練起來以參加戰爭？

答：人民必須有組織自己及武裝自己的權利。當大眾獲得經濟的，社會的及政治的自由時，他們的力量將十分地偉大，在那時才可以看出我們民族的真正力量。

反日義勇軍從日本侵略者的手中獲得行動的自由，武裝了他們自己，遂成了不可征服的力量。假使中國人民一旦有了訓練，武裝及組織，他們一樣地也會成爲不可克服的力量。

問：在此次「解放戰爭」中當用何種戰略？

答：這戰略就是遊擊戰，在一條邇迤的，流動而不定的戰線上；戰略的成功全靠困難的地域中能有高度流動性，就是迅速的攻擊和迅速的退卻，迅速的集中和迅速的分散。這將是一種大規模的遊擊戰，而非單純的陣地戰，非長壕，重兵，堅壘之戰。我們的戰略是依戰地而定的，即遊擊戰。

但這並不是放棄重要的軍事點，那還是可以看情形而作陣地戰的。但是，中樞戰略一定要是遊擊戰，而且對於別動隊和遊擊隊要有重大的信賴。堡壘戰必須利用，但只是補助底，在戰略上根本是次要的。

在地理方面來說，戰場是如此廣大，所以我們能以最高的效率和效力和日本從事流動的戰爭，因為他們的軍事機構是呆滯的，時時要防禦當前的掩襲。在狹隘的戰綫上，極度集中和盡力防禦一二要鎮，會失去我們在地理上，經濟組織上的利益，而且正重複了阿比西尼亞的錯誤。在戰爭初期，我們的戰略必須注意避免重大決戰。同時要漸漸地



摧絕敵軍戰鬥精神，軍紀以及現有的軍事效率。

阿國的錯誤，姑不論其內部政治上的弱點，正在他們想保有一條深廣的戰線，使法西斯蒂能轟炸，能使用毒氣，能將技術上較強的戰事機構作滯重的集中，給阿國致命的有機傷害。

除去中國正規軍外，我們還須在農民中組成，指導，以及政治地，軍事地建立大量的遊擊隊和別動隊。在滿洲，這種標型的反日義勇軍的成功，祇不過是全國農民中可以動員起來的潛力的極小表現而已。有適當的領導和組織，這種隊伍可以使日人朝夕奔忙，慌愁得要死。

要曉得這次戰爭是在中國境內的，這就是說日人的周圍全是「敵愾同仇」的中國人。這樣，日人必須積藏他們所有的給養，同時還要看守它，各交通線上都要兵駐守，而且在他們根據地——滿洲，日本——也要駐有重兵。

在戰程中，中國軍隊可以捕獲許多日本俘虜，槍械軍火。這樣，到了某時期，我們

就可以漸漸和日本作陣地戰，可以利用堡壘，深壕了。因為在戰程中，反日軍力的技術設備一定會大大的進步。同時還可以從重要外援中加強起來。在長期佔領中國之糜費重壓下，日本的經濟是要崩潰的，同時在無數而不定的艱苦戰爭之中，他們的軍心是要渙散的。當日本帝國主義的浪潮粉碎於中國抵抗的暗礁上以後，中國人民中潛伏大量的人力，還可以送出無數為自己的自由而戰鬥的人民到前線來。

這些以及其他的因素，注定了這次戰爭，使我們能對於日本的堅壘和軍事根據地加以最後和決定的攻擊，將佔領的日軍驅出中國。

我們將歡迎並款待被俘的，被解除武裝的日本官兵。我們將不殺他們而兄弟一般地款待他們，因為我們和日本的無產階級士兵並無仇恨。我們要用盡方法，使他們覺悟，和我們聯合起來，反對他們國內的法西軍閥。反法西斯的日本士兵是我們的朋友，因為我們的目的是一样的。

## 聯合戰綫問題

問：能不能請你說明最近對國民黨態度之改變和共產黨之聯合陣線政策？

答：我們在八月二十五號發出告國民黨書，有三個原因：第一，因為日本侵略日深，全中國武力都當聯合，除共黨外，我們也承認一切其他黨派，國民黨是其中最大的一個。不合作，我們的力量便不夠抵抗侵略。在中國，國、共是最大的兩個政黨，若仍自相殘殺，必有礙於反日運動。第二，在一九三五年也曾宣言聯合各黨共同抗日，民衆對此極表同情。今日中國人民和愛國官佐很願這兩大政黨之聯合，共赴國難。他們不願再有內戰。如不聯合，則抗日必成重大問題。第三，因國民黨內愛國份子亦多主張國共再合作，甚至國民政府的職員，南京軍隊的武官，因為國難嚴重也準備和我們聯合。

因為國難日重，因為大勢所趨，我們不得不重行詳加考慮合作，俾能在一個健全計

劃之下，互相攜手，從事民族解放的鬪爭，這種計劃當與國民黨交涉時，曾經提出。我們所堅持的主要原則是：民族解放的抗日。爲執行這任務起見，我們主張組織國防民主政府。這個政府的主要任務一定是：一，反抗外來侵略。二，給民衆一切應有的權利。三，發展國家經濟。這樣的政綱，既能滿足人民願望，必能得到民衆擁護，所以我們贊成聯合的民主政府之組織。

我們擁護議會式的代表政府，抗日救國政府，愛護愛國組織的政府，如有這樣政府組織，蘇維埃政權也必參加，我們也必和其他省份一樣共同遵守民主的政綱。

問：那末，民主政府的法律，也能應用於蘇區嗎？

答：是。

問：蘇區現有法律，尤其是土地法，是不是便要廢止？

答：要是與南京的聯合陣線組成，這個問題容易解決。

自然日本和中國親日份子反對這個計劃的，因爲這與他們本身利益衝突，如中國

民衆歡迎這個計劃，我們當力促其實現。每個覺悟的中國人都願我們聯合而不願再有內戰，因為內戰的結果中國必被日本征服，中國人都要作亡國奴。

有一部份國民黨員已反對對日本屈服。人民各個階級，軍人，科學家，學生，商人，警士以及各職業團體，甚至工人與農人都已經組成了反日的愛國團體，我們很誠懇的願與他們切實攜手合作，我們希望他們能聯合壓倒親日勢力，我們希望他們使孫總理的革命的三大政策重新實現於今日。一，聯俄以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二，聯共；三，農工政策。我們希望他們實現孫總理遺囑，反抗日本帝國主義。

倘若國民黨內能開展這種運動，我們便與之合作，便擁護它，與之共組一九二五——二七年一樣的「反帝陣線」。我們相信這是救國的獨一無二的道路，這個計劃如能成功，對日本何怕之有？統一的武裝而有組織的中國人，日本是征服不了的。

日本都望我們和牠共組「反共陣線」，這無異於整個向牠降服，我們應當組織民族解放陣線；民族解放成功，不特是抗日的勝利，而且是世界和平的勝利，只有在那時，中

華民族才能和世界自由的民族攜手同行。

問：你說「代表」政府，是何所指？你是不是以選舉權爲最低之要求？

答：選舉權應普遍，沒有地位，財產，性別和教育程度等差別。

問：倘使這計劃成功，紅軍名稱是否要改變，紅軍是否服從南京的指揮？

答：我們早就承認過，在抗日戰爭中，全國軍隊必須統一指揮，同時指揮機關必是代表的。但還得說明，必須這機關是抗日，我們才能參加。有些國民黨員只談「統一」，但不援助民族解放與反帝運動，其實很明顯沒有真正反帝的鬪爭，是不能統一的。紅軍名稱改變與否，全看合作後的情形如何。

問：新的政策是不是說在階級革命成功之前，必須先完成民族解放呢？

答：在現階段的任務，是在反帝，在過去，現在我們都在執行那種任務。所以抗日並不是新的課題。同時，反日運動只有在解放農人實現孫總理擁護工人利益的政策之下，才能有力的發展。

問：聯合陣線成功，是不是說共產黨將放棄或無限的延期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貧苦無地農民呢？

答：這也要看反日運動發展形勢如何來決定。但是，我們相信，如不救濟農民，抗日便不能成功。農業革命也是布爾喬亞性的，於資本主義發展是有利的，我們現在不反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達，但反對帝國主義。這個主張適應全國民主份子的要求，我們也誠心的擁護。

問：聯合戰線成功後，是不是馬上對日宣戰？

答：正是，倘若今日聯合成功，說不定明天就要宣戰。

在記者訪問其他幾位紅軍首領時，他們担保改變「蘇區」和「紅軍」等名稱，不成多大問題。在標語上，「工農紅軍」，已變為「中國人民抗日先鋒紅軍」，在非正式談話時，有主張把赤區改「實驗區」或「特別行政區」的。只要不妨礙他們的獨立性，只要便利合作，

他們對名稱上任何改變，大概都可以承認。他們明顯的表示不堅持參加未來的民主共和國閣席，他們準備遵守共和國的紀律。普選一事，也許不致堅持，但是中心要求仍在民權的保證，言論出版集會之自由，釋放政治犯等。」毛澤東「也担保不組織違反聯合陣綫政綱的民衆運動，也不提高「階級鬭爭」。



## 關於紅軍

中國開始有共產黨的組織，是在一九二〇年之際，進展很快，一九二三年國民黨總理孫中山，跟蘇聯代表越飛攜手起來了。不久國民黨就實行改組，進一步地跟共產黨合作，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國民革命的成功，共產黨的力量是很巨大的。

此後不久，一九二七年國共兩黨突然分裂了，共產主義就成爲了違禁品，信仰共產主義者都被殘殺掉，同時，國民黨軍隊也爆發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叛變，起因也就在這裏。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中國共產黨很迅速地進攻，由贛湘兩處幾十枝後膛鎗的威力，一霎時便變成了精兵幾千人光景了，原來這些壯士就是農民；而鎗械是從國民黨那方面劫奪過來的。一九三〇年，紅軍的勢力，越加膨脹了，國民政府就實行第一次的圍剿，此後又接連掀動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圍剿，——不過結果都不會有什麼

勝利。

第五次圍剿又來了，蔣介石親率大軍九十萬人，直接參加作戰的也多至四十萬人，兵力的雄厚，當然是不消說的。蔣介石是一個戰略很好的人，加上兵餉充足，戰具也新銳，國民軍方面，當然佔得了極端的優勢，不過，行軍方面的大缺點是：消耗太大，所以打來打去，連打了好幾個月，結果仍然不能給紅軍以重創，然而紅軍根據地是已經被封鎖了，兵力薄弱的紅軍，當然不能衝出重圍。因此，國民政府得意洋洋，以為紅軍是已經成了甕中之物，沒法再出動了。

這時候，紅軍方面，自然是感到了自己的處境的危險，於是想出了一條好計策，每當夜深的時候，共產黨員若干人偷偷地進到紅軍的駐在地點，同時，同樣數目的紅軍又從他們的駐在地點偷偷地跑出去，逐漸地，全部紅軍竟已經集中在江西瑞金附近了，這一行動，國民軍方面完全是未加防備的，所以一切的原定計劃，都被紅軍破毀無餘了。又過了四個晚上，紅軍已經出動到湘粵兩處，打退了駐防在那些地方的國民軍。紅軍自

從奪得了這一防線以來，向西南發展的路就可說是打開了。他們不辭堅苦，兼程進軍，更不怕國民軍的炮火的進攻和飛機的猛轟。而且，每天至少跟國民軍正式接觸一次，凡此種種，一切都滿不在乎的，紅軍苦鬪的精神，實在是歷史上唯一所見的事實，比較當年拿破侖從莫斯科撤兵時的英雄戰蹟，還過之而無不及。紅軍保持着紀律，留存着實力，終於遍歷十省之境，跋涉八千英里，在一九三五年十月間，到達了陝北，跟駐防蘇維埃區（一九三三年成立於陝北的）紅軍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兩支部隊集合了。這一次，紅軍雖是被打敗了，可是政府方面的損失却更其重大，據說國民軍打死一個紅軍，政府須付代價八萬元之多哩。

中國共產黨的機構，十分健全，完全是仿行蘇維埃政體的制度。以村為政治單位，中央蘇維埃為最高的行政機關，每村設有村蘇維埃，每區設有區蘇維埃，每縣設有縣蘇維埃，每省設省蘇維埃，省蘇維埃的上面，是中央蘇維埃，各級蘇維埃政務的執行，都採取代議制度，村以上的各級蘇維埃和蘇維埃國會，都由村選出代議士，代表這政治單

位之一切權利義務關係。再，區蘇維埃統治之下，設各種委員會，權利最大的是革命委員，其委員由民衆大會公開選舉，在特殊情形之下，該委員會有權主張公務人員之重選。在各級蘇維埃的一切機關，直至決定國事方針的，規劃國家政策的中央蘇維埃政府，都一律設有上述的各種委員會，總之，蘇維埃政治機構的優點，在領域內的男女老小，都是做工作：都是負責任的。而且，正因為這種分配法，純然是出乎自然的，其中無所謂國家的威壓，所以人民都喜歡服從，視爲自己必負的天職。此外，維持地方秩序的警察工作，都是由農民負責的，這樣一來，軍隊可以永遠地留守在前方，不但不擾亂民衆，反可因此增加作戰的效率，這實在是一種很好的計劃。

紅軍區域內的工業，極其幼稚，本來是不足爲奇的，陝北、甘肅、寧夏這些地方，文化和經濟素來落後，機械工業，更是向所未見。紅軍在這里，才第一次創辦了報紙。管理區內工場的工程師，是曾受西洋教育的吳健仁，吳氏犧牲了他原有的每年萬把塊錢的肥職，投身紅軍中作無條件的服役，意志的堅定，實在是值得敬佩。他所用的煤炭發

動機，區內農民看見了，認爲菩薩的所賜，這類簡單的機械，有的是從江西搬來的，有的是從山西搶過來的，也有偷運到蘇區裏的。

合作社這種組織，已經發現在甘、陝、寧夏等赤區，據說：江西境內，紅軍有合作社一萬個以上，農民社員有五十多萬人。興國縣素有江西紅軍模範縣之名目，有一條街，長二里，一家接着一家的，都是合作社。這是中國蘇維埃政府監督林川親口對我說的，一定極可靠；林氏年紀已老，精神却仍然矍鑠，跟孫中山一起，是同盟會創辦人之。中國國民黨成立，林氏也是極有力量的。一九二六年，林氏充國民黨司庫兼中央執行委員，地位極高，一九二七年，國共分家，林氏就跟共產黨走了，同志們都很敬佩他。紅軍退出江西，實行北進，一直打過了七千英里。這些戰役，林氏都會參加，而且是徒步去的，精力的是可驚地飽滿的。林氏態度溫和，整日滿面笑臉，他的白髮，跟紅軍的多數壯丁，成了一種極有意趣的對照。我是極其佩服他的。除他而外，赤區內還有三四個老人，其身世也大抵相同，他們都不願在國民黨裏做官，却寧願在他們的晚年，

拋妻別子，棄掉他們一切的身外之物，專心獻身於社會革命的事業，爲普羅階層而犧牲到底。這誠然是世界上最足以令人掀起悲懷和壯志。

許多人都亂猜，以爲共產主義信徒，都是亡命之流，不是無法無天的，便是無處吃飯的，然而據我的觀察，紅軍中的人物，全然是心地磊落，志向壯大的，平均起來，差不多都是年青的工農所組成的。他們認定他們所要努力的目標，是全民族和全人類的解放，因爲目標高遠，所以奮鬪也猛進。紅軍中百分之七十，都能讀能寫，而且能寫簡單的公文，布告和傳單等等，文化水準，高出陝西一般的農民多多。紅軍的將領，和士兵一樣，都不發薪餉。每人所得的只一塊土地，他們的食物，服裝，毡毯等各項必需品，由軍中負責供給。紅軍紀律嚴明，不得強佔民間財物，或者買了東西不給錢，違犯者處以重刑。紅軍區內各種設施，一律是公開的。除蘇維埃政府公文庫和紅軍兵工廠以及火藥庫外，其他一切地所，都是任人隨意參觀的。

總之，紅軍的組織和日常生活，都在遵照着標準化和紀律化的道路在前進中，就是

女黨員對黨也有特殊的貢獻，跟男黨員沒有什麼差別。他們擔任一個固定的工作，或嫁給蘇維埃長官做他的助手。這樣的，整個的赤區，一唱百和，活活潑潑，倒很可以說是人間樂園。黨人們在熱情的驅迫之下，表示他們的歡快的心情，老是唱歌，歌聲非常壯烈，使聽者神往。黨人中會作曲的，有不少人，做成了的歌曲，有幾百支以上，而且還在繼續做新的歌呢！黨人每天都受嚴格的肉體上，智識上，軍事上，社會上，政治上的各種訓練，物質生活雖苦，且處在敵人重重包圍之中，但他們的精神是非常飽滿的。自朱德和彭德懷兩將軍，到一切兵士止，待遇都是平等的，融融洽洽，一心一德，這是我所永遠不能忘懷的。我在赤區裏遇見幾個信仰基督教的學生，一個能操英語而且會充基督教傳道人者，英、法、德、蘇、各國中國留學生數人，美國中國留學生一人。我又遇到中國回族和苗族的幾個人，此外，舊式商店學徒也有，被紅軍釋放而現在擔任看護，裁製軍服或婦女團體組織工作的也有；他們都努力於工作，呈現着一般快快活活的神氣。我還碰到了一個年紀還只二十三、四歲的青年，他的父母，兄弟，姊妹，都死在戰爭

中，我曾經跟紅軍名將徐海東談話，知道他的出身很可驚奇；他最初是湖北的一個瓦窯工人，後來竟一手主持豫鄂邊境的共產黨的黨務並訓練黨人，使他們成爲紅軍中的精兵。徐氏全家六十六人，除他本人和一個小兄弟免於死難而外，其餘的都一齊被國民黨抓去，殺掉了。我這次在紅軍中所見到的人，確然是各式俱有，不過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意志的一致，中國紅軍之所以能成爲如此偉大的力量，原因也就在此。中國紅軍所佔的地域，擁有的羣衆（九萬至十萬），所發揮的實力，除了歷史上盤據江西曾一度熾盛外，今日可以說是最廣大，最衆多，最雄厚——簡直是達到了最高峯了。



## 關於特區工業

離開保安西北幾日路程的吳起鎮，乃特區工業的中心。

在這中世紀的世界中，忽然碰得特區的好多工廠，並且可以看到好多機器在轉動，和一帶工人在匆忙地製造各種貨物與工具，是使人驚奇的事。

我曉得在江西曾發展工業。他們經營中國產量豐富的鎢礦。在吉安的中心×××印刷廠，僱用了八百以上的工人。許多書籍雜誌以及一個很大的報紙，是從那兒印刷出來的。

在江西還有紡織工廠及小規模機器工廠。小工業生產相當多的工藝品以供給他們簡單的需要。惟大部分的製造，還是用手工業和家庭工業造成，由生產合作社來推銷。

不過在西北，我完全沒有料想到會有什麼工業存在。在這地方共產黨遇着較南方更

多的困難，因為在特區建立之前，這一帶原來即連極小的機器工業都沒有。在所有西北各區，如陝西，甘肅，青海，寧夏，與綏遠，其面積相當於歐洲這樣大，而其機器工業投資，總數還不到福特汽車公司一個大的聯合廠這樣多。

自然特區的封鎖防礙了機器的輸入和工程師的招請。關於後者，他們說，現在的人數已經很夠。可是機器與原料却比較是嚴重的問題。僅爲了得到幾架車床，織布機，引擎，或廢鏟的獲得，第八路軍曾打了好幾次仗。差不多可以稱得上機器這名稱下他們所有的東西，都是搜獲得來的。舉例來說，去年山西之役，他們獲得不少機器，工具和原料，這些東西都是用騾子經過陝西萬山重疊的道路而達他們使人難於置信的以巖穴爲房屋的工廠的。

南方的共產黨，到西北後，急謀工業的發達。他們隨身帶着好多車床，迴轉機器，鑽，鑄模機，碾軋機等。他們帶了幾打勝家公司的縫衣機，現在衣服工廠就賴這種機器供給；他們同時帶了在四川時所用的金銀，和石印機與簡單印刷機。

特區工業包括成衣廠，軍服廠，製鞋廠與保安及甘肅省河理灣的紙廠，長城邊境定邊的氈廠，以及出產中國價格最低煤的永平（鎮名，在延川膚施安定之間）的幾個鑛產，以及其他幾個縣內的毛織廠和紗廠，——這些工廠都計劃着盡量生產陝西甘肅蘇區四百個合作社所銷售的貨物。現在工業計劃的目的，據人民經濟委員毛志敏（譯音）說，是使特區經濟自給。——即在任何封鎖下，也能生存。

特區最重大的國營事業爲寧夏沿長城的鹽池地方的精鹽製造與永平延長的油井，這油井生產汽油，揮發油，凡士林，臘，臘燭及其他副產品。鹽池的鹽層是中國最優良的，當第八路軍駐紮該地後，允許將一部分的產鹽給長城以北的蒙古人，極獲得他們的好感。陝北的油井是中國唯一的油井。當駐紮永平後，第八路軍加掘了兩個井，生產比原來增加百分之四十。

吳起鎮不但是特區工人最集中的地方，更其重要的是第八路軍主要兵工廠所在地。吳起鎮的兵工廠，像抗日大學一樣，是建造在山側一帶地窖中。這些房子是清潔

的，空氣流通的，光由壁上溜下來，並有最大的優點，那就是防空設備極爲完固。在這地方，我看到一百個工人做手榴彈，小鋼砲，火藥手槍，小砲彈，槍彈，甚至幾種農具也在做。修理部則爲從事損毀的步槍機關槍自動步槍與輕機關槍修理之用。但兵工廠的出品是很粗劣的，出品的大部分爲別動隊之用，正式第八路軍兵士大都是用着奪來的槍械與彈藥。

在吳起鎮兵工廠之外，還有幾個成衣廠與軍服廠，一個製鞋廠，一個製襪廠，與一個配藥廠與製藥廠，有一個醫生在主持。他是一個剛從山西醫校畢業的青年，他的年歲的漂亮的妻子和他在一起做看護。他倆都在去年冬山西之役加入第八路軍。

除開在兵工廠與軍服廠的工人以外，大部分的工人都是十八歲到三十歲的青年的女子。中國特區的口號是「同等的工作，同等的待遇」，揣想起來，對於婦女並無工資的差別。

工人狀況，大概每個工廠工人，每月可得十元至十五元的工資，食宿由公家供給。

每天工作八小時，每週工作六日。當我參觀的時候，那些工廠都工作二十四小時，換班次班——恐怕是中國最忙的工廠了。工人享受免費的醫藥，受傷者並可得津貼。女工生產前後，可得四月休息，工資照發，並可支取部分的社會保險。保險費的來源是從平常工資中扣除百分之十，政府再加上同樣數目而來。政府並捐助全部工資百分之二相等的數目，以爲工人教育娛樂等之用，這些基金是由工會與工廠委員會共同保管。

這些自屬很進步，雖則或許與共產主義的烏托邦還相去太遠。事實上這些條件在特區生存鬥爭的時候而能實現，是實在有趣味的一件事。他們所實現的是多麼原始，那完全是另一件事！他們有俱樂部，學校，極大的寄宿舍，自然這一切都在穴居室中，只有泥地而無地板，沒有淋水浴，也無電燈。他們所吃的食物，只有玉蜀黍蔬菜及偶然間有點羊肉。沒有茶，沒有糖，沒有牛奶，也沒有咖啡。他們無問題可以拿到流通特區貨幣以爲工資，與社會保險，但他們用這貨幣所能買到的用品却嚴格限制於必需品上——並且即連這些也沒有人能夠多買。

「不能忍受」！普遍的英美工人也許要說。但對於這些人，却顯然不是這樣。你要明瞭原因，你得將他們的生活與中國其他地方對比一下。

這樣，對於吳起鎮的這些工人，雖則怎樣原始，這兒至少總有着一種健康的，有運動的，有新鮮山地空氣的，有自由的，有尊嚴的與有希望的生活，並有開展的餘地。他們曉得沒有人從他們身上找錢，我想起來他們覺得他們爲自己而工作，爲中國而工作，而他們也說，他們是革命的。在這樣情形之下，我明白他們爲什麼每天這般認真費兩小時讀書寫字，這般認真對於他們的政治演講，和戲劇團體，以及爲什麼對於那一點爲團體或個人運動，比賽識字運動，公共衛生，壁報，工廠效率等而設的可憐的獎品激烈競爭的原因。

所有這一切很難使我這樣一個中國老手置信，雖則我不能抹煞我見到的證據，我仍不能深明其終極的意義。爲了節省篇幅起見，自不能一一詳加列舉。

但當我寫此文時，我偶然記起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我曾在那兒遇見一個電機工程

師，一個出色但是十分嚴格的共產黨，名字叫做朱子齊（譯音），他懂英文德文，他是一個電力專家，他曾寫一本工程教科書，中國各地採用的很廣。他有一時期任職上海電力公司，後復任職慎昌洋行，一直到最近，他還有一個一萬元一年的職務在南中國，在那地方，他是任顧問工程師，後來他放棄了這職務，離開他的家族，到了陝西荒山中，爲紅軍服務，一些不貪圖什麼！真是不可思議的事！這事件的根源是由於他的敬愛的祖父，一個寧波的慈善家，他將死的時候，囑咐青年的朱「爲大家提高文化水準而獻身」。於是朱認爲最快的方法就是這條路。

我想來，朱這樣幹，有些像傳奇故事一樣，是出於殉道者與宗教家的精神。對於他，這是一件極神聖的事。他過去想，也許會早死，他希望別人也那般想法。我相信他是有一點吃驚，當他看見充滿了這極多的他認爲粗俗的娛樂，而每個人都很快活。當我問他作何感想，他嚴重的回答我說，他只有一個不客氣的批評，那就是：「這些人化費了太多的時間在唱歌，而現在還不是唱歌的時候呀！」（奉倩譯）





## 錄附：斯諾口中的特區和紅軍

美籍名記者斯諾氏居留我國多年，對於我國情形，極爲熟悉。去年夏間曾受英國『前驅報』委託往陝甘蘇維埃區域遊歷，歷時四月，爲該報作中國蘇區通訊，迄今仍在繼續登載，述敘忠實，極爲歐美人士所愛讀。斯諾氏又曾演講其本人遊歷蘇區之印象，聽者之中，外籍人士約百五十人。當時，斯諾氏於演講中描寫中國紅軍紀律之嚴明，抗日情緒之高漲及其主張反對內戰一致抗日之堅決，頗爲詳盡，並述及其所耳聞目睹之蘇區各種狀況，聽者甚爲感動，特別當斯氏言及其本人與蘇維埃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氏之談話時，（此談話會由密勒氏評論報發表）聽者尤感覺極大之興趣。該演講會主席之英國使館人員恩普蘭氏宣稱，若斯諾氏此言屬實，則大家都應歡迎紅軍開到北方來。英文北平記事報特將斯諾氏之演講加以記載，並稱斯諾氏演講極爲動聽，歷一時三十分鐘，聽者

毫無倦容云。

按斯氏曾在去年十月三十號英文平津日報上發表其遊歷蘇區的聞見，關於蘇區情形及生活，敘述甚詳。

據斯氏稱，他曾受到共產黨領袖，尤其毛澤東氏之良好待遇。准許他自由旅行，筆記，照像，並且特送一匹馬給他乘坐。他在嚴寒的氣候下，在人跡稀少的森林中走了四十二天，得到各地農民許多贊助，且不願受他底報酬。

據斯諾氏的記述說及，現在集中西北的紅軍隊伍，人數不下十餘萬，武裝方面，有良好充足的步槍和機關槍，服裝給養並不壞，當他離西北時，紅軍士兵已著皮衣。據他說，中國紅軍，比之江西時代更強有力了，其作戰經驗比以前更加豐富，且其領袖人物，又已集中於一地，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實。

斯氏謂蘇區設有自己的郵局和銀行，印行自己的郵票與鈔票，蘇區的郵差的服裝與中國其他各地郵差無異，也穿綠色制服，不過另加紅章。斯氏謂，他一入蘇區，就將所

帶之鈔票兌換了蘇區鈔票，一塊南京政府的大洋可兌換蘇區大洋一元三角。

斯氏謂：紅軍總司令部與外界交通甚便，有無線電機可收南京，東京，柏林，赤塔，莫斯科及其他各地的消息，所以每天都可收到外界的消息。在蘇區同樣出版各種日報。

彭德懷部以前沒有騎兵，但現在則已有二千人的騎兵團，紅軍由南京軍方面得到許多軍械，捷克造的，英國造的美國造的，日本造的槍砲都有。

紅軍有嚴明的紀律，有賢明的領導。他們目前的主要目標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

斯氏又謂，從前大家都以為紅軍中有俄籍顧問，但他本人在蘇區只遇見一個歐洲人，但還是德國人。他並曾和這位德國人談過話。

紅軍醫院也組織得很好，但醫藥及必需之設備較差，因為這些東西，從前都在和南京軍作戰中取得的，而現在則已有六個多月沒有戰事了。時常兩軍彼此距離甚近，但誰也不願意打仗。紅軍戰士中多十七歲至二十歲之青年，指揮幹部也多屬青年，他們都受政治教育，每天都有政治課程。他們不是土匪，有組織，而且有紀律云。